

独白

服饰史学者陈诗宇：

复原历代华服，见证传统文化之美

武周时期仕女半袖裙帔复原

■ 口述:陈诗宇 服饰史学者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在历史长河中,服饰不仅是外在装饰,更是文化与时代的鲜活映照。2024年央视春晚“古代时装大秀”《年锦》的惊艳亮相,古装剧《清平乐》里宋代服饰的精致考究,让我们领略了中国古代服饰之美的同时也让陈诗宇这个名字为大众所熟知。过去的十几年里,服饰史学者陈诗宇及其团队专注于中国历史各时期典型服饰的研究、复原与科普工作,陆续推出秦汉至明清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服饰的形象再现。并在这个暑期,于洛阳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深圳博物馆,为我们呈上了“华夏衣冠——时裳·武则天”“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岐阳世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李文忠家族文物展”“藩屏天下——湖北明代宗藩文物特展”等一场又一场视觉盛宴。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的专访时,陈诗宇如此讲述他研究、复原古人服饰的经历——

她们,是唐代时尚界的“顶流”

我对服装史的兴趣与研究,最初源于对华美的唐代服饰的好奇。唐朝是历史上辉煌的大一统时代,在文化交流方面极为突出,与西域、波斯等文明相互交融,并将成果输出至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形成了独特而多元的大唐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代时尚变化迅速,服饰丰富多样。

早在20年前,我就开始关注和研究唐代的流行史,且通过对文献、文物等材料的梳理和比对,大致分析出了唐代时尚的变化,可将其划分为初唐、武周、盛唐、中唐、晚唐几个大时期。这些时期在女子妆容、服装的纹样、面料和色彩等方面的流行趋势都有所不同。提到唐代,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簪花仕女图》中的大袖披衫仕女或杨贵妃的丰腴体态。但实际上,初唐崇尚纤瘦之美,到武周时期逐渐

变化,女性的身形越发挺拔,曲线更为婀娜,着装开放程度也更高。

去年,我和时任洛阳博物馆的李文初馆长一同参观馆内的唐三彩文物,看到了一些武则天时期的文物展陈。我们将初唐、武周时期和盛唐时期的遗物,特别是陶俑进行对比,发现诸如着装的暴露程度、服饰的曲线、装饰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于是,我向李馆长提议,可以结合出土文物和壁画,重新展示武则天一生的时尚,以其生命历程为轴线,解读从初唐到武周时期的时尚变迁。

武则天作为登上最高权力舞台的女性,使唐代女性地位大幅提升,同时也对唐代时尚起到了推动作用,当中蕴含了许多故事。由此,我们策划了“华夏衣冠——时裳·武则天”特展,并于去年8月在洛阳博物馆开展。在这个展览中,我们对从贞观时期到武则天成为皇后,再到“二圣临朝”直到武则天登基之后的几个代表性时期的服装都进行了复原,包括肩带裾、半袖衣、石榴裙在内的共计15套服饰,与彩绘黄釉陶女俑、偃师恭陵袁皇后墓女俑等60余件文物一起展示给观众。

除武则天外,还有几位女性“顶流”引领了唐代的时尚潮流,如南朝的寿阳公主。据《太平御览》里记载,某天寿阳公主仰卧在庭院中,殿前被风吹落的梅花恰巧落在她的额前,而且难以取下,直到三天后才被清洗掉,但是公主额前却留下了一枚梅花的印记。宫中女子觉得这个梅花印非常美丽,纷纷效仿,此后“梅花妆”便在大唐盛行起来。

上官婉儿也有一段故事在《酉阳杂俎》中有所记载:“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制以掩瑕疵。”有一种说法是,上官婉儿曾因触怒了武则天,被武则天用刀划伤了脸部,之后她使用花钿遮盖脸上的伤痕,不想,宫人竟纷纷效仿,还逐渐形成了一种叫“花子”的流行妆面。

另外,《新唐书》还记录了太平公主的一段故事。一次唐高宗举行家宴,他最宠爱的小女儿太平公主身穿紫衫、腰围玉带、头戴皂罗幞头,以一袭男装现身。唐高宗和武则天见状才意识到女儿已经长大,该成家了,随后便为她挑选了驸马。这一奇闻也反映了唐代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穿着男装的一时风潮。在“华夏衣冠——时裳·武则天”的展览中,观众就可以看到这些男装的模样。不知不觉,这个展览从去年开幕到现在已近一年的时间,但围绕着“花样年华 百美竞呈”等3个篇章,勾勒出来的繁盛的大唐景象和唐朝人的生活百态,仍在吸引着观众近距离去欣赏。

白居易的诗句里,蕴藏盛唐后的流行史

与“华夏衣冠——时裳·武则天”展览所表达的主题不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展出的三年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展出文物近130件(套),系统展示中国古代服饰的衍变历程。其中包括了由我们复原出的丰富的平民服饰,如唐代的侍女服饰、圆领衫、条纹袴、半臂,明代的披风、道袍、贴里等。

展出这些平民服饰,是因为在多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引领时尚的人物通常具有影响力且身份高贵,但推动时尚的并非只有贵族,古代的文人、艺人等其他群体也在发挥作用。因此,历史服饰的研究不能只关注贵族阶层,而应展示各阶层在不同身份、时期和情境下的着装,为今所用。比如宋明时期,一些文人对着装有着个性化的追求,设计出如东坡巾、阳明巾、程子巾等大量以文人名字命名的头巾、冠帽。明代时,一些歌妓或江南地区的服饰甚至能够影响宫廷时尚。那时,时尚传播渠道多样,既有自上而下,又有自下而上的途径,意见领袖们还能通过其他渠道产生影响。

另外,古人的着装虽然分为礼服、公服、常服、吉服以及日常穿着的便服等多个门类,但实际上,贵族在平日所穿的服装与老百姓的服装在款式上并没有太大差异,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材质、工艺方面。

还有,在壁画和陶俑中,展现仆侍、随从等形象的比例颇高,敦煌壁画不仅描绘一些佛经故事,也会呈现众多普通人的生活场景。在传世实

人物简介:陈诗宇,设计学传统服饰研究博士,服饰史、工艺美术史学者,服饰复原指导、影视服饰设计顾问。2006年起创建古代服饰研究复原团队,与各大博物馆、院校合作展开古代服饰形象复原、科普。曾担任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电视连续剧《清平乐》等数十档影视节目历史服装设计指导,合著有《中国妆容之美》《中国首饰史》等。

物方面也有遗存,如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留存了大量唐代同时期文物,包括举行大佛开眼法等活动时留下的舞乐装束,以及各种造寺工匠、写经生的服饰。新疆、敦煌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有不少与日常服饰相关的记录,如老百姓典当衣服的账目,还有墓葬清单等,记录了普通人服装的情况。

除此之外,在唐传奇、笔记小说、唐诗等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描绘普通人服饰的内容。

而唐代诗歌更是其中独具魅力的一部分,包含了诸多对于时尚、服装面料、工艺以及妆容的细致描述,为理解唐代时尚的变化提供了极佳的依据。以白居易的作品为例,他的诗写实且情感真挚,既有叙述帝王爱情悲欢的《长恨歌》,又有描写底层人民遭遇的《琵琶行》。单从他的笔下也能发现盛唐以后的流行史,比如《上阳白发人》中“小头鞦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描述了天宝年间流行的着装和眉形;《时世妆》中的“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描绘了中唐时期女子奇特的妆容——像泥一样黑的唇膏和八字形低垂的眉形,也称“八字眉”或“啼眉”,这种表示忧愁的妆面,被文人视为亡国忧绪之象;《缭绫》则描述了缭绫这种纺织品在织造、纹样等方面的特点,通过描写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表达了白居易对纺织女工劳动艰辛的同情。

透过他的描述,我们在进行中唐时期服饰复原时,了解到当时的纹样中有“地铺白烟花簇雪”般像雪花的纹样,有“织为云外秋雁行”大雁图案的花纹,以及“染作江南春水色”的青碧色调。这几个特点在出土文物中也得到了印证。并且,诗中提到的“广裁衫袖长制裙”,与我们在中唐时期所见壁画中拖地的长裙、宽大的袖子相一致。这也是服装史研究和复原的重要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

正是因为这些史料,我们才复原出了来自唐代的一些平民服饰,得以让观众通过它们,沉浸式感受那个时代的服饰审美潮流和日常生活、民俗风情。

研古通今,复原不同朝代的礼仪服饰

中国有如此璀璨的服饰史,所蕴含的文化内核又是如此深厚。然而在当今社会,能够代表中国形象的服装究竟是什么?

作为衣冠大国,中国的礼仪服饰在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自商周起,中国人就极其重视礼仪、礼服。而我们却面临礼服缺失的困境,正式场合往往缺乏明确的着装规范。

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在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中复原了明代朝服;在电视剧《清平乐》里对北宋中期的礼仪服饰进行了相对全面的研究并加以运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中,作为策展人的我的导师孙机先生,选择了一套通天冠服作为唐代帝王的代表性大礼服进行复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岐阳世泽”展中,我们参考馆藏画像,并结合同时期文物、文献,复原展示了明代冕服、大衫霞帔、朝服和赐服这4套正式服装;在深圳博物馆的“藩屏天下”展中,我们依据湖北郢靖王朱椿与王妃郭氏墓中出土礼服构件,如冕冠、玉佩、金簪、被坚等,以及《明官冠服仪仗图》等典章文献,对明代永乐年间藩王和王妃的大礼服进行了复原……

此外,我们还与多家文博单位合作,结合文物整体复原并展示了多套具有代表性的礼仪服饰。接下来,我们会陆续对以唐宋时期为代表的重要礼服展开全面的研究和复原工作,帮助大家了解中国历史上礼服文化的原貌,进而梳理出其中在审美和文化观念方面的规律。希望,通过大量尝试,结合新时期的需求,我们能设计出适合今天中国人的新的正装体系。同时也希望,从我们复原的服饰中,人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历代华服之美,以及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人物简介:

张璇,国家一级演员,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副主任,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奖获得者。作品包括传统剧目《谢瑶环》《拾玉镯·法门寺》,新创剧目《辛追》《向警予》《一念·辛追梦》《皿方罍》等。曾获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全国文化系统“艺德标兵”、首届文旅部“全国青年拔尖人才”等殊荣。

■ 口述:张璇 国家一级演员
■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我将用三个词来对我所走过的艺术生涯作一个阶段性总结,那就是落子无悔、磨杵成针和笃行致远……”近日,在民进中央主办的开明讲堂——“我身边的先进”宣讲报告会上,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下称中心)国家一级演员张璇总结了从艺近30年来的感悟。

在多年的从艺生涯里,张璇始终恪守戏比天大的信念,将舞台表演视为一生的追求。今年,她凭借革命现代京剧《向警予》中“向警予”一角,荣获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奖,成为湖南省目前唯一的梅花奖与白玉兰奖双奖得主。回首过往,展望未来,张璇是如何在艺术道路上坚守初心、传承创新京剧艺术的?近日,她接受了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以下是她的口述——

选择了,就坚持到底

与京剧结缘,仿佛是命中注定。

我从小喜欢唱歌跳舞,大人们提起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小孩有文艺天赋”。11岁那年,我独自离开老家踏上了求艺之路。最初,我只知京剧是国粹,别的并不了解。直到我深入学习京剧,才深深感受到京剧所承载的文化积淀,便决定坚守这一行。

没有刻苦精神是学不了戏的,“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我们全年无休。苦练基本功就是常态,为此,我的腰脊椎和胸椎几度受伤。带伤上台也是常事,看似轻松的翻腾腾挪,每个身段都要经历多年苦练和打磨。付出就会有回报,这些年坚持练功、学戏,我从不懈怠。凭着这股拼劲、闯劲和狠劲,我一步步成长,从出演配角到后来出演主角。

“德艺双馨”是很多文艺工作者的追求,我也一样。所以,我要求自己不仅要有戏比天大的操守,也要有守正精业的执着。还记得有一年,赴南京出演京剧《辛追》,我突发急性胃肠双向痉挛,也是忍着剧烈的疼痛,后来不得已使用了几次吗啡治疗,才顺利完成演出。因为这一次强忍着疼痛,坚持演出,导致我左肾急性衰竭,身体机能永久性损伤,有了这次教训后,但凡去外地演出,我都会准备些常用药,做好防备,只要有一点症状,早点用药物介入,也许会有预期的效果。

这几天刚好是巴黎奥运会,我也是一个体育迷,会守在电视机旁观看体育比赛,运动员的不怕困难敢于拼搏的精神,让我很有共鸣。我们演员在演出时候受伤或者生病,都是很正常的事,特别是一些武戏演员,带伤上台也是常态了。

常有人问我,演过那么多出戏、那么多角色,有的剧甚至演了几百遍,觉不觉得累?我想说,累是必然,但既然选择了京剧就要坚持到底,因为京剧早已成为我的生命。也因为太苦,身边的人就劝我放弃舞台,但一想到我就此离开心爱的舞台,我割舍不下。这大概就是落子无悔,择一业便终一生吧。

英雄向警予,带给我力量

回顾这些年,我出演的角色众多,但我出演的每个角色都能带给我不同的触动。在现代京剧《向警予》中,我饰演女革命家向警予,要演好这个英雄人物,前期不仅要认真研读剧本,还要去她的家乡实地走访。在这个过程里,我深深感受到在历史长河中,年轻的革命者为信仰和理想走出家乡,为革命无悔付出生命的伟大。向警予的伟大精神和坚定信念让我明白,必须用最真

诚的表演、最崇高的敬意成为“她”,以塑造具有京剧特色、革命精神、人性魅力,现代审美和典型湖湘性格的女性人物为目标。在舞台上,通过每一个表情、动作和台词,将向警予的精神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这位伟大的女性形象真实饱满地立在舞台上,才能引起观众共鸣。

剧中向警予在行刑前夜的一段念白,我至今记忆犹新。她不甘心,因为无法再与同志们并肩战斗。这让我想到自己一定要为京剧事业奉献所有力量。这一共情点使让我更好地切入剧情,使自己的情感与角色合一。能凭借这部剧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付出得到的最好的回报。

我的愿望,其实很简单

让我很感动的是,在湖南有一群来自各个地方不怕苦累的青年演员,他们用热血青春,弘扬和传承着湖南京剧。

近年来,中心一方面整理改编传统戏,另一方面搜索文旅、文博融合发展的方向,用国粹诠释国宝,让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挖掘阐释文物价值,讲好中国故事。

2024年,正值完墨归湘十周年,中心与湖南博物院联合打造了文博题材新编京剧《皿方罍》。这是中心创作的第一部当代题材剧目,整部戏是用话剧的道白方式,加上戏曲程式的舞台节奏,融合了传统京剧风格 and 现代创作思维,还把昆曲、湖南小调、西方乐器等多种元素融入到整部戏中,在尊重传统戏曲美学的基础上,再加上舞台上声光电等一些元素,将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将文物皿方罍的故事,艺术化地呈现出来。

《一念·辛追梦》是一部历史文物复原展示与中国传统艺术京剧表演相结合的戏,基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讲述西汉初年长沙国丞相轪侯夫人辛追秉承夫志、教子成才保家卫国的故事。这部戏前后排练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所用的道具跟真实的文物是1:1的还原,包括我饰演的辛追夫人的服装也是,这部戏我们是在湖南博物院演出,观众可以先欣赏博物馆里真正的文物,然后再来观戏。真正让文物“活”起来,在我心中,就是先了解静态的真实文物,再欣赏舞台上“动”起来的文物故事。从2020年到现在,这部戏已演出700多场。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皿方罍》三千年的唱响,《一念·辛追梦》两千年的复生。可以说,舞台版《辛追》、马王堆原动态展《一念·辛追梦》和舞台版《皿方罍》文博题材三部曲,是我中心京剧创新探索的有效实践。

在我出演这些与文物有关的戏时,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可以通过演绎一个角色,去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文物内涵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当下的愿望很简单,在传承基础上,继续文旅创新,今年还将创排“一念”系列的《一念·橘洲梦》,争取和我们出色的团队一起,创作打磨更多精品剧目,让大家知道京剧、钟情京剧、传承京剧,让京剧的光芒更加璀璨。

漫谈·我与舞台



张璇：我的艺术生涯，落子无悔